

落鳧轶事

——平顶山革命故事集

主 编

马聚申

副主编

邱操纯

吕风云



序

张 振 河

历史是不应该被淡忘的，不淡忘历史的最好方法，是把历史人物和事件用文字记载下来，让其永载史册；记载历史的形式很多，而用故事形式通俗形象地进行，让人爱读易记，是编史方法上的一种有益探索。从这个角度看，市委党史委同志历时年余，编辑平顶山革命故事集《落鳧轶事》，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平顶山现辖区有较长的民主革命斗争历程。早在大革命时期，这里就有党的组织和活动。在以后各个历史时期中，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斗土豪、分田地，抗日寇、保家园，打蒋匪、建政权，剿土匪、闹土改，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历尽了坎坷艰难，涌现出了很多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事迹。最难忘的是，解放战争时期，一代名将陈赓率部在这一带进行伏牛山东麓战役；中共中央中原局驻扎宝丰，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李先念等中国革命巨人在此运筹帷幄，决胜中原，都留下了感人至深的斗争故事。这些是编辑《落鳧轶事》取之不尽的源泉。

《落鳧轶事》精心编入稿件 52 篇，从不同侧面反映了革命前辈、英雄人物和仁人志士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矢志不渝、顽强进取、百折不回的斗争精神；为了国家和民族利益，英勇拼搏，浴血苦斗，虽九死而未悔的崇高爱国主义思想和革命英

雄主义气概；密切联系群众，相信和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好思想、好作风；严守党的机密，遵守党的纪律，把党的事业看得比生命还可贵的高尚情操和品格……这些是我们党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是革命事业须臾不可离开的传世之宝。

让我们学习革命前辈和英雄人物的光辉事迹，继承和发扬党的光荣革命传统，积极投身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宏伟事业，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去创造辉煌灿烂的平顶山的明天吧！

1994年8月

目 录

序.....	(1)
吉鸿昌惩匪.....	(1)
狭路相逢勇者胜.....	(3)
三支派克笔.....	(7)
宁死不屈	(11)
虎口脱险	(14)
“红军好!”.....	(20)
狼窝掏枪	(23)
段永健的故事	(27)
吴凤翔智刺吉川	(38)
投奔革命千里行	(46)
冯玉祥会诗徐玉诺	(53)
跟周副主席学纺线	(54)
一身正气邓大胆	(57)
同仇敌忾	(61)
陈继尧除奸	(64)
第一次战斗	(72)
英雄家庭	(75)

巾幗英烈	(78)
情报处长张清杰	(83)
一条军毯	(88)
王树声在大峪	(92)
孤胆英雄	(95)
奇袭母猪峡	(99)
夜袭大张庄	(102)
鏖兵祖师庙	(107)
幸福的接见	(112)
鸿雁北飞	(116)
深山捉匪	(125)
“误会不了，我认得你！”	(129)
奇兵送俘	(132)
夏店街剿匪战斗	(136)
王县长上任	(139)
一箭双雕	(144)
奇袭玉寨山	(147)
一次房东会	(150)
指挥若定擒匪首	(154)
陈赓与《幽兰赋》碑	(162)
血洒落鳧山	(165)
吕庄突围	(168)
顺藤摸瓜	(172)
老寨山歼匪	(181)
陈赓在宝丰二、三事	(184)
刘伯承、陈毅在临汝	(188)

邓小平同志在鲁山.....	(193)
夜袭柿树坪.....	(196)
中野首长过郑县.....	(198)
深入虎穴.....	(201)
法网难逃.....	(205)
血战白虎岭.....	(209)
将计就计.....	(211)
解放叶县.....	(214)
我要参军.....	(219)
后记.....	(223)

吉 鸿 昌 惩 匪

1927年9月，匪军旅长高青云窃据了郑县城。他怂恿部下抢掠奸淫，无恶不作，全城百姓深受其害，叫苦不迭。这时，正好西北军吉鸿昌师攻占了禹县。郑县人民早就知道吉鸿昌是西北军中一个爱人民、有正义感的将领。于是就有人暗里出城去禹县给吉师长送信。

吉鸿昌听说高青云匪部大肆惨害郑县人民，气愤异常。他“啪”地拍了一下桌子，即令所属部队进攻郑县城。

这天下午，吉部兵分三路，一路由东门进城，顺东大街直抵十字街，另外两路顺城墙前进，对匪军形成了包围。高匪以为友军到了，毫无防备。

吉鸿昌率部进城后，沿三官庙街向文庙抵近。他不断在三官庙街找当地群众询问高匪罪行。晚饭前，吉鸿昌进入当时的县政府。他巧妙地部署了一番，以“召开会议”为名，将高青云等匪首诈来一网打尽。晚饭时分，西北军士兵手持刀、枪，冲进匪军营、连驻地，迫使匪军缴械投降，收缴了他们抢劫的全部财物。

第二天上午，吉鸿昌在县政府大门口召开群众大会。他让部下把匪首押入会场；把匪军抢劫的财物堆放在会场周围，让群众亲眼看一看匪军的罪证。看后，会场象开了锅，男女老少

议论纷纷，一致要求斩杀匪首。

吉鸿昌指着堆积如山的财物说：“要杀他们，就得有真凭实据，咱不冤枉他们！这就是真凭实据！”然后，他亲自宣布了匪首高青云的罪状，当场命令将高青云砍杀。

“砍得好！砍得好！”会场上爆发出一阵阵的喊声。

约10点多钟，吉鸿昌又让群众在县府大堂前辨认作过恶的土匪，辨认自己的东西。西北军士兵手推土匪一一从群众面前走过，并让土匪自己说：“父老乡亲们，你看我抢你们东西没有？”只要有人说抢了，就地砍杀。

为了除尽盗匪，吉鸿昌还令士兵们拉上土匪游街，让更多的群众辨认，凡被认出是抢过东西的土匪，便当场杀掉。到南街口西边和十字街东下坡各杀掉一个。后来，还有一部分作恶多端、民愤极大的土匪，经群众辨出后，被吉部拉到南大坑和西关外枪毙。

吉鸿昌在郑县惩办高匪、为民除害后，为了说明这件事的重大意义，曾经亲笔题写了“惩前毖后”4个字，并请人刻制成碑文，同时，他还专门撰写短文叙述惩匪之事。后来，他的短文又被人敬书立碑。

现在，这两块石碑都保存在郑县文化馆内。

（胡敬东）

狭路相逢勇者胜

本世纪30年代初期,是中国革命的艰苦年代。为了反抗国民党的血腥镇压,开展土地革命,共产党叶县地下组织,号召党员和革命群众采取各种方法、通过各种渠道夺取枪支,准备建立秘密武装,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游击战。

位于西南山常村支部的党员在摩天岭包围了一群国民党散兵,夺得了7支枪,拉起了叶县的第一支革命游击队。在黑洞洞的枪口下,土豪劣绅、地主恶霸可就服帖多了,革命的影响也迅速扩大。上级党特别表扬了常村党支部的同志。

叶县城南30里有个段庄。段庄村也建有地下党支部。段庄支部有个胆大心细的农民党员段凤和。他很想早日搞到一支枪。听到常村的同志一下搞到7支枪的消息,他心里很不服气。打那以后,他常在村外转悠,也想碰上一个国民党散兵什么的,但一直没有这样的“运气”。他想枪想迷了,有一次竟在梦中叫出声来:“我也有枪了!”。

1932年冬天的一个中午,段凤和从澧河坡回村。刚从苇子丛中探出头来,就发现了寨墙上立着一个国民党的哨兵——这是国民党军队来“围剿”时放的哨。段凤和悄悄退到苇子丛中,心中猛一亮:不能找个这样的机会吗?

国民党军队折腾了半天才离开。段凤和远远跟着,一直跟

到县城。半夜里，他悄悄摸到兵营边侦察，发现国民党军队的“黄狗子”们鬼精，站岗放双哨，还派巡逻队一会儿一巡逻。段凤和无计可施，只好回家。

一路上段凤和好不懊恼！路过老鸦张村时，他想到老鸦张的党员兰德修因为参与“许昌兵暴”而被搜捕，又联想到许昌有个国民党的“学兵营”。想到学兵，段凤和心中有了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上许昌，从学兵身上打主意。

段凤和向组织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同志们东拼西凑兑了一点盘缠，这个帮他打扮改装，那个叮嘱他小心谨慎。同志们的关怀更坚定了他的决心。他大声说：“弄不到枪，我永不回来！”

一大早，段凤和用一条宽带子扎住薄棉袄，外罩一件黑布袍，头戴一顶旧瓜皮帽，一副小商人的模样，踩着寒霜，踏上了去许昌的路。第二天傍晚，走进了许昌城南关。

正值春节临近，进城办年货的人很多，商业街市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旅店、饭馆门口，都有店伙计向行人揽生意。段凤和慢慢地走着，但奇怪得很，哪个店家也不招揽他，仿佛他脸上刻着字儿似的。无奈，他只好走进一家留宿的饭馆，要了一碗面条，边吃边要店伙计给他安排住处。伙计一听，悄悄对他说：“客官，眼下冬防正紧，你没带行李，一查出来可就事大啦，快吃了面条走吧！”段凤和这才明白了刚才没有店家招揽他的原因。吃过面条，他找个背静处把棉袍脱了，解开腰上的宽布带裹好，然后背着这个小行李卷，大摇大摆地住进了街南头的“悦来客店”。

当时许昌驻军是国民党八十师，正执行“剿共”任务在外。留守兵力主要就是该师“学兵营”。学兵，就是集中训练的青年

新兵。国民党军队派系很多，没有能力办军校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就靠学兵营之类的机构培养“自己人”，以巩固自己的势力。

离“悦来客店”不远的沙包窝里有一个哨位，哨位上仅有一个哨兵。这个哨兵手中有一杆套筒步枪，段凤和就瞄上了它。

二更刚过，虽是隆冬，因为无风，天气倒也不显得特别寒冷。段凤和装做解手，先出来侦察一下。只见那哨兵搂着枪，蜷在沙包窝里打瞌睡。机不可失！段凤和蹑手蹑脚来到哨兵身边，左手把住枪管，右手“啪”地朝那哨兵的头上就是一巴掌，趁哨兵护头，就把枪夺到了手中。

“长官！……”满脸稚气的哨兵强睁开眼，以为是查岗的来了，吓得缩成一团。

“把‘九龙带’给老子解下来！”段凤和一拉枪栓，用枪口挑了挑哨兵身上的子弹带，严厉地说：“快点！要不然老子打死你！”

为了防止节外生枝，段凤和押着哨兵出南关向东走了很远，才放走哨兵，转向正南，专走田间小道，脚下生风往叶县赶。

夜色将尽，前面就是襄城县了。段凤和找了一块乱坟岗，砸断枪托，把长枪改造成“短枪”，又把子弹集中起来，用“搭袍”（搬扛东西时搭在肩上做衬，平时束在腰间）将枪和子弹包好，埋在一棵柏树下。然后离开乱坟岗，空着肚子在附近转悠了一天，直到天完全黑下来，才取出枪和子弹继续赶路。

小路多叉而曲折，段凤和误入襄城县东关。他定神想了一下，刚要返身而出，一盏灯笼晃晃荡荡地从一個拐角处伸出来，原来是遇上了巡夜的。

“谁？”段风和厉声问道。

“你是谁？”对方口气也不软。灯影摇曳，可以看出他们是3个人。

“我先问你！”段风和心一横。

“巡更的。你是谁？”

段风和握枪在手，“哗啦”一拉枪栓：“老子专打巡更的！再叫唤老子就不客气啦！”

一看势头不对，巡夜的把灯笼一扔老远，转身撒腿就跑，段风和装做追赶的样子，把脚跺了几下，然后绕出了东关，疾步南行，趟着薄冰涉过汝河，顺利回到家乡。

（张法林 邱操纯）

三支派克笔

夜幕笼罩中的驻马店火车站。入站口昏黄的灯光投在一辆刚刚停稳的人力三轮车上，只见一位衣着入时的年轻人，从车里站起身，向四周迅速一瞥，便向入站口走去。灯光下，看得分明。他大约 30 岁，一副眼镜架在鼻梁上，手拎一只黑色皮包，虽然行色匆匆，仍不失知识分子的斯文。正待他昂首挺胸准备进站时，从站内走出一个值班人员，伸手接过他的提包，小声说：“老李，火车就要开了，快跟我走！”值班员把老李领到停靠在月台边的列车上，安排在两个绅士模样的人身边。老李和两位绅士相视一笑，坐了下来。

这位被称做老李的人是中共豫鄂边省委执行委员李子健，那两位绅士模样的人，其中一位是豫鄂边红军游击队队长周骏鸣，另一位是豫鄂边省委书记仝中玉。他们一行 3 人受省委委托北上天津、北平寻找上级党组织。

豫鄂边省委是在河南省委迭遭破坏之后组建起来的。建立后一直没有与上级党取得联系。虽曾数次派出交通员寻找上级党组织，均无结果。随着豫鄂边红色根据地的扩大及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边区省委经慎重研究，把寻找上级党做为当前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于是，才由省委书记亲自出马，挑选包括李子健在内的精悍人员组成强有力的队伍，要在近期内使

豫鄂边省委恢复正常的组织关系，并把有关情况报告给上级党。李子健前几年曾在中央交通局工作，常住上海，负责处理河南、山东、河北、天津、北平、鄂豫皖根据地的情报。他熟悉地下交通线，地下工作经验丰富。这次能否同上级党接上关系，归根结底，他起着关键的作用。

火车飞驰，车轮与铁轨有节奏的撞击声，把旅客渐渐带入梦乡。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走下来的周骏鸣，难得遇到这样安静的环境，他背靠车厢也沉沉睡去。多年来的军旅生活，使他养成了抓紧时间休息，快速恢复精神和体力的习惯。惜时如金的全中玉则借车厢上的灯光看起书来，并不时用笔圈圈画画。李子健双手支着下腮，凝视着窗外浓重的夜幕。临行前同志们企盼的目光，殷切的话语一齐闪现出来；他感到此行责任重大。刚刚袭来的一丝倦意，早消失得无影无踪。

晨曦初露，列车喘着粗气爬上黄河大桥。李子健望着奔腾混浊的黄河，想着北上的任务，由此联想到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正面临着日寇入侵，军阀混战，他常常吟咏的一首诗词蓦然涌上心头，口中不禁轻轻念出：“江水滔滔，北风怒号，可怜工人颈上血，染红军阀手中刀，我今徘徊死难地，眼迢迢，热泪涌波涛。”不知何时醒来的周骏鸣，这时，把大姆指伸到李子健的面前，小声说：“老李不愧是秀才！不过这首词再添些战斗气氛就更加感人了。”李子健刚要答话，闻声抬起头来的全中玉给他们做了个禁声的手势，笑着告诫他们注意身份。

他们先在北平下车，由李子健到大学公寓找“民先”队员、中国大学学生李九龄，打听北京的党组织。李九龄和李子健是老关系，便引李子健找到有关领导，得知中共北方局移住天津。于是，全、周、李3人当天乘上火车，赶赴天津。

30年代的天津已颇具大城市规模，高楼鳞次栉比，车流如梭，人流如织。李子健3人顾不上领略久别的大都市风光，按照北京地方党组织提供的地下交通线，找到了在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刘子久；由刘子久引见，到达宁园胡同一个院内。这里是中共北方局机关所在地。在机关内，北方局书记刘少奇亲切接见了他们。

全中玉、周骏鸣、李子健心情激动地和刘少奇握手。此时，什么词语也难表达他们找到党的兴奋心情。全中玉代表豫鄂边省委，详细地汇报了在白色恐怖中以张星江为书记的中共豫鄂边省委开展地下斗争、恢复豫鄂边一带地下组织的情况。接着，他又详述了原河南省委委员王国华参加二苏大会之后回到豫南，给豫南党组织带回了党的声音，给逆境中奋斗的共产党人以极大鼓舞的情况；详述了他们建立中共豫鄂边省委，在桐柏山区崇山峻岭中开展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并逐步开创了以竹沟为中心，包括确山、新野、泌阳、桐柏、唐河、信阳等县游击根据地的情况。

周骏鸣向刘少奇汇报说：豫鄂边省委成功地领导了山区农民起义，由7个人3条枪创立了豫鄂边红军游击队，使豫南一带土顽闻风丧胆，经过大小数十次战斗，红军游击队已经发展到近百人枪；原省委书记张星江在领导桐柏县平民于庙会夺枪时不幸牺牲；党痛失了一名优秀战士，豫鄂边党组织痛失了一位卓越的领导人。

刘少奇一边听，一边点头。当听到张星江牺牲时，少奇同志说：“情况我听到一些，但不确切，星江是一位好同志。”他充分肯定了豫鄂边省委和红军游击队在失去党的联系的情况下，所取得的巨大成绩。接着，他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在党内要

克服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指示精神，要求在大敌当前，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把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推向前进。刘少奇同志讲完，吩咐身边的工作人员，让拿来3支派克金笔，分别送给仝中玉、周骏鸣、李子健，做为对豫鄂边省委的鼓励及其回到党的怀抱中的纪念。

最后，经刘少奇同意，确定李子健负责省委和北方局的联络工作。

仝中玉、周骏鸣、李子健珍重地把钢笔收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中共北方局。

在漫漫的革命征程上，这钢笔伴随着他们出生入死地战斗，成为革命的见证。仝中玉的派克金笔用坏了。周骏鸣的那一支，在一次去延安开会时，送给了他所敬重的一位战友。李子健的派克金笔。虽经长期的革命战争和“文化大革命”，多次几乎被毁，但他机智勇敢，舍命保护，总算有惊无伤。1982年人民政府收集革命文物，他把此笔献出，现保存在重庆革命博物馆内。

（张振业 张法林）

宁死不屈

1932年5月，黄湾村进步群众黄运响应地下党组织“夺枪”号召，打入国民党部队偷出一支步枪。因为不便携带，中共叶县县委委员、黄柏山支部书记石嘉云就和黄运一道背着这支长枪，往叶县与鲁山县搭界的地方换短枪。谁知当他们快到目的地时，不幸被叶县任店镇的民团——护青队抓住了。护青队根据枪托上的烙印，把石嘉云和黄运送到国民党军队。残忍的国民党军官以“逃兵”为罪名杀害了黄运，然后把石嘉云转交给叶县处理。

黄运的牺牲，更激发了石嘉云与敌人斗争的勇气。他通过前往探视的家人转告党组织：“就是头掉了，也决不出卖党！”

特务头子刘心惶企图从石嘉云这里打开破坏中共叶县地下组织的缺口，派了一个叛徒到狱中劝降。当叛徒说到“只要写一份自首书，你就能保住性命”时，石嘉云怒火万丈，痛斥叛徒：“你钻到反动派的裤裆下头，象一只哈叭狗！”毫不留情地把叛徒撵走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刘心惶让警察局长出面安排了一桌酒席，请石嘉云赴宴。

石嘉云被押送“入席”。他一眼就看穿了敌人的阴谋诡计，单刀直入地问：“这酒席是谁摆的？”